

盧那卡爾斯基等著

呂

熒

譯

普式庚論

新知書店印行

普式庚論

著等基斯爾卡那盧
譯 熒 呂

新 知 書 店

普式庚論

每冊實價 元

等	基	斯	爾	卡	那	盧	著	著
熒						呂	者	譯
店	書	知	新				者	版

上海 · 重慶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六月出版



庚 式 普

目 錄

俄國的春天		A · V · 盧那卡爾斯基 (三)
『普式庚論』草稿		M · 高爾基 (七)
普式庚的偉大		I · 盧波爾 (一五)
現代俄國文學的父親		I · 萊茲涅夫 (四七)
『歐根·奧涅金』		A · 古爾斯坦 (五七)
普式庚的抒情詩		L · 吉摩菲葉夫 (七五)
普式庚的敘事詩		M · 赫拉普琴珂 (八五)
普式庚的散文		V · 希克羅夫斯基 (一一一)

劇作家的普式庚	G · 維弩古爾	(一二九)
普式庚與民間傳說	M · 阿沙朶夫斯基	(一四五)
高爾基論普式庚	S · 巴魯哈第	(一五七)
普式庚與西方文學	V · 吉爾明斯基	(一七五)
西歐與普式庚	V · 紐斯達特	(二〇五)
譯註		(二二九)
後記		(二四七)

俄國的春天

A·V·盧那卡爾斯基

普式庚是俄國的春天，普式庚是俄國的早晨，普式庚是俄國的亞當（註一）。普式庚爲我們做了但丁與彼特拉克（註二）爲意大利所做的一切，十七世紀的巨人們爲法蘭西，蒙辛，席勒，哥德爲德國所做的一切。他受了極多的苦難，因爲他是第一個人，就是在他之後的那些俄國「說故事的人們」，從果戈里到珂羅連珂，他們也志願地担負了不少的悲苦的重負在他們肩上。也受了極多的苦難，因爲他的驚人的絢爛清新的天才開花在一個冬天還沒有完全過去的凜冽的俄國，在那個差不多還完全黑黯着的俄國。但是正因爲這，他是所有其他俄國作家的領導人。他是第一個先進者，並且當仁不讓地取得了整個文學領域中的最偉大的寶藏。

並且，他是以大師的，技巧的，深情的手取得它們的。他以如此的完美、諧和、雅緻，幾乎表現了實生活的一切領域中的俄國氣質底主調的音律；所以，任何一個知道偉大而有力的俄國語

言的人，都全心充滿了感謝。第一次拜服從普式庚那裏飲着的，神聖的真正的藝術底泉流。

假如我們拿我們文學上這類明星來和別的偉大的文學上的創造者比較，和那些無價的天才比較：莎士比亞，歌德，但丁等等，我們會不由的驚異普式庚底某種道地的獨創性，這是一種意外的獨創性。

實在的，什麼可以說明我們後來的文學底豐富性與傑出性呢？那是它的感動力。它是痛苦而敏感的，它是高傲而崇高的，它帶着殉道的氣氛，它是預言的。

並且，如果我們偶然毫無存心的流覽一眼普式庚的作品，立刻，不用去量那些細節，第一樁東西使我們驚異的就是自由，那明亮的光明，一種躍動的優美，永恆的年宵，那種近乎輕浮的年宵。摩沙特（註三）的舞曲清晰可聞；拉菲爾（註四）的畫筆正動過畫布，繪畫出諧和的景物。

從他自己的生活的鬱鬱寡歡看來，普式庚的這種愉快是從那裏來的呢？或者，它完全是一種個人的特點？我想並不然。我以為普式庚也是俄國文學全部歷史的有機的整體中的一枝，一個因素，一個部份。

一個雄偉的英雄站起來了，力量在他的脈絡中奔流。已經預料到辛苦與悲哀，已經深沉地預

感到個人問題的痛苦，但是，沒有時間去顧及它們，甚至於它們也難以引起歡樂。任何事物都在歡樂，因為光輝燦爛的青春是強有力的。在貴族普式庚的內心之中，覺醒了的並不是貴族階級（雖然他是帶有幾分它的特徵的），而是人民，國家，語言，歷史的定命。而這些就是結果終於產生我們的慘苦的狂亂的革命的種子。普式庚對生活對現實發出第一聲讚禮，他是許多代的千百萬萬人的化身，他們通過他的嘴唇第一次清晰地說出自己的話來。

就是但丁，在十三世紀，也有偉大的文化在他的背後，他自己的本國的文化，經院學者的古代的文化。但是俄國人民覺醒得很晚。實在的，普式庚以令人驚異的迅捷吸收了莫里哀（註五），莎士比亞和拜倫。在這意義上，他是被教育了，但是這一切都吸引不了他，這都不是他自己的過去中的事物，不是他的血液中的事物。生活在他的血脈中的過去，是那個覺醒過來的人民的青春，是在一個沒有歡樂的歷史上注定的深夜，開始崩裂尼古拉一世的牢獄的日子，人民的沉重而強大的力量底青春。而他的未來並不是他活在人間的年歲，也不是因為他的不朽的榮名而遭遇的悲慘的結局。他的未來是俄國人民的整個的未來，它本身決定全人類命運的一個偉大的未來。

我們以普式庚開始一個燦爛的開始。我們應該深深了解普式庚，因為他以極端可靠的對我們

人民的力量了解貢獻給了我們。並不是愛國心引着我們這樣做，而是認識到我們人民對兄弟們的人民所應盡的特別義務的必要性與不可避免性。我們應該深愛普式庚，特別在我們這個時代，當一個春天正在開始的時候，這春天緊緊的接着，可以這麼說，一個有幾分霉爛的秋天而來的。

俄國布爾喬亞階級的生命經過很快的幾個階段就漸漸陷入利己主義的霉爛之中，漸漸陷於沒落的境地，而由於這沒落就隨着陷入布爾喬亞西方其他民族的文化所滋養的藝術的泥沼之中。

新的春天是帶着暴雨和狂風來臨的，我們必需把在第一個普式庚春天的時代，俄國優秀的人民所能做到的最大限度的注意力給與藝術。不過，在大地開始以花朵盛裝它自己的日子裏將要來臨的普羅列塔利亞春天與普式庚春天這二者之間，比在那將要來臨的春天與那雷聲隆隆的今天到臨之前的，遮蓋在土地上的光彩輝煌的黃金這二者之間，我有一次已經說過了，它們的共通性要更大得多。

「普式庚論」草稿

M · 高爾基

當普式庚追隨着浪漫主義底路跡，模仿法國詩人，拜崙，巴杜希珂夫（註六），茹珂夫斯基（註七）的時候，社會證實他的詩章底音樂性，承認他的非凡的才能，並且贊美這位詩人。但是當他獨創了自己的風格，開始用最純的俄羅斯語言，用人民的語言寫作的時候，當他把日常生活和民間生活的主题引入文學的時候，當他開始單純地真實地繪寫真實的生活的時候，社會在他的作品裏感覺到，正當統治者的面前，他對俄國的粗鄙，愚昧，奴役人民，殘忍，諂媚作了嚴厲的批判與忠實的見證，社會就以嘲笑和敵意來對待他了。

據說普式庚流放到奧德薩，而不到西伯利亞，是因為他要讓自己去受鞭撻。在奧德薩，他受到了誹謗，被人看作一個充軍的囚徒，一個小官吏，沒有人來理會他的天才。他是激怒了，他不得不「來平衡官階的品位，這是由於理智和才能中的民主主義的驕傲，同時也是由於我的六百年

的貴族的家系。」

他的家裏對他既懷疑而又厭惡；有一次他的父親甚至於控告他圖謀不軌，這幾乎使他受苦役的刑罰。

他遭受了布爾加林（Bulgarin）的誹謗，檢查員的曲解，班肯及爾夫（Benkendorf）底斥責的苦惱。他的詩篇「我的祖系」，「當盧庫爾恢復健康的時候」，以及他的諷刺的四行詩，最後，由於一些奸猾的人們的技巧所誘惑，在官場之中激起了對於這位詩人的無法協調的憎恨。他們終於就立刻對他作種種惡意的控告了。

他的命運，正和每一個歷史的現實環境的逼迫而生活在卑劣，庸俗，自私自利的人羣之中的，任何一個偉大人物底命運，是完全相當的——想想萊奧挪多·達·文西（註八）和米開郎基羅（註九）吧。在俄國文學上，普式庚正如萊奧挪多在歐洲藝術上一樣，佔有同樣卓越的地位。我們必需知道怎樣去揚棄普式庚中底偶然性的事物，這些事物要通過時代的實況和個人的遺傳的特性來解釋的。一切貴族的，因循的素質都不能成為我們的素質，它們對我們是陌生的，而且是不需要的。

當我們把這一切偶然性的事物拋棄在一邊的時候，那位偉大的俄羅斯人民的詩人，就將在我

們的面前升起了，他是那些以它們的美麗與內容使我們迷戀的小說的創造者；他是第一部現實主義的小說「歐根·奧涅金」和我們的最好的歷史戲劇「波里斯·戈杜諾夫」(Борис Годунов)的作者；他是如此的一位詩人，他的詩意底美和思想，感情的表現力，從未有人能超越它；他是俄國文學底偉大的父親。

不過對於無產階級的讀者，普式庚給與了什麼呢？

首先，他的獨創的作品顯現了一位作家，他具有豐富的生活知識——也許可以這麼說：儲滿了過多的經驗——具有豐富的藝術的概括形象（「歐根·奧涅金」，「努林伯爵」，「杜布羅夫斯基」等作品中的人物）他突破他的階級底體制，高升在他的階級底心理與傾向之上，把它客觀地表現給了我們——它的外觀是歷史的歷程底一部底一個失敗的不穩定的組織，它的內部充滿了不可相容的種種矛盾的自私自利的心理。

無疑的，普式庚是一個貴族；有一個時候他自己還曾經以此自傲。不過，我們應該知道：即便是在他少年的時候，他已經感到了貴族傳統底束縛與壓迫，他深知他的階級底知識的貧乏與文化上的貧弱，所有的這一切——貴族階級底生活，它的一切特徵與弱點——他以驚人的真實表現了它。

一個純粹的公式化的階級作家，他總竭力把他的階級表現爲無可爭辯的種種社會真理底所有者，這些社會真理具有約束民衆的權力，而且正如種種教條一樣，需要無條件的服從，這樣的一個作家，總是把他的階級底觀念，感觸，信仰描寫成爲生活的一切角落底唯一純正，正確，完善的體相——人類底整個的經驗。

在普式庚裏，我們有一位洋溢着生活底意象的作家，他努力以最大的忠實，最真的現實主義把這些生活底意象用詩和散文表現出來，他以他的天才完成了這個工作。他的作品乃是一個深知博學的人對於一個特定的時代底特徵，風習，信念底無價的真實的記述，並且，在本質上，是俄羅斯歷史底無比的畫圖。

那種我們可以拿他的階級的利益爲規範來分析他的見解的階級作家，總對我們這樣宣稱：「這就是我由觀察人生而達到的真理——再沒有別的真理了，不可能再有了！」

這是在把一個階級底傾向變成一種網縛所有其他的人們的教條；這是向人民大眾宣傳必需服從那些僅僅有利於統治階級的種種道德的法律的規範；在這裏，藝術是爲爭鬥中的政治利益而犧牲了，被貶降爲一種鬥爭的工具——它不能來使我們信服，因爲我們看見了或是感知到了它的內在的虛偽。

「不管我的出身怎樣」，普式庚說，「我表現我的思想是從不受它的影響的。」這兩句話是一個感到一切民族的利益超過單獨一個貴族階級的利益的人所說的；他這樣說，是因為他個人的感知比貴族階級的感知更為廣闊，更為深遠。

片斷的評述——劃去的文句

我不打算來說明普式庚的詩底美學的價值——要這樣做，就必需拿普式庚的詩來和我們這一時代中最優秀的作家的詩作比較，需要從字彙底豐富，單純，明潔……的觀點來研究詩的語言。

……你知道從沒有這麼一個詩人，他能够或是有能力去寫一篇像普式庚底「巴克斯底歌」(Song of Bacchus) 那樣的稀有的歡悅底詩章。

……普式庚真摯地熱情地愛着自由。

……在那個時候，他並不是唯一的等待着「光明的自由」底黎明在祖國之上躍躍的人，可是他以前從未經歷過的渴望和熱情等待着它。

……他敏銳地理解着歷史事件的重要性。

……有人常常責備普式庚對於大多數沒有教養的民衆的輕蔑的態度，這個責備是那些最卑鄙的反動份子們所竭力倡說的，他們曾經不止一次地企圖宣稱這個偉大的詩人是他們自己的人。

……斯萊普西金 (Slepushkin) 底詩是在一八二二年出現在俄國文壇上的。斯萊普西金是一個雅羅斯拉夫爾 (Yaroslavl) 的農人，一個磨坊主人，一個賣煮梨的商人——後來是一個商店老板，一個自修成功的詩人，一個畫像的畫師；他是受了科學學院的鼓勵開始寫詩的，因為科學學院送了他一個金獎章和五百盧布。沙皇給了他一件榮譽的土耳其裝的長衫和一個金銀。雖然散科夫斯基 (Senkovsky) 以他和古希臘有名的詩人謝俄克里特斯 (註十) 相比，他的詩被譯成了英、法、德各國文字，不過他只是一個中庸的人才。

普式庚立刻就注意到斯萊普西金，他和斯萊普西金認識了之後，在寫給戴爾微格 (註十一) 的信裏這樣說：『斯萊普西金具有真實的天生的才能，把我的詩送給他看吧，不過不要模仿我，讓他繼續走他自己的道路。』

後來當他知道這位詩人的成功以及他是被這種成功所毀了的時候，普式庚大聲喊嚷道：『就

是你，毀滅了這個人，把一切種類的污穢的廢物灌進了他的喉嚨。他是應該受到愛撫的，因為他來自人民之中。